

其血玄黃

他們來晚了，兩大車的西歧羌人自北門外淇水岸來到南門市集外七十里高地那，天色都黑了，他們又駕車下了那，來到塢，一片野地，到處都是斷木留草，一大片土黃色的大地蹄印宛然，可見塵群真的很多，塢野之地，塵王爭霸！黃土泥塊都被鹿蹄、大扇角崛起，四散破裂，毫無章法。

一群西歧羌人失望至極，千里迢迢來此卻一無所見，可是不死心的人還有散宜生和殷地朝歌史官向擊。散宜生是裝模作樣，史官向擊是真的如見至寶，這滿地地蹄印，還有刨起地泥塊痕跡，真的像散宜生演示的「大匡」裡面的《程典》圖形，有一畫有兩畫還有六七八畫，這太美妙了，他下地來，蹲下身子，仔仔細細的就著月光研究起地上的痕跡了！

散宜生覺得好笑，卻不能露出馬腳，他也下地來，就著地上塵的紛亂蹄印和大扇角刨出的痕跡細看，他和史官向擊並頭研究起這些橫七豎八的畫痕來了。

散宜生說：「上六，這是龍戰於野，黃土，其色黃，象曰：黃裳元吉，文在中也。」
史官向擊狐疑的問：「上六？去哪裡？」

散宜生指者眼前地上的幾道痕跡，那是塵王的大扇角掃過的痕跡，塵王有大扇角，每一扇都有六隻突起的尖角，牠低頭掃過泥地，當然留下了斷續橫文，看起來很像三三三，這在《程典》有個名子，散宜生背的挺熟的，《程典》三三三，稱為上六。

1 上六：讀音上陸。

尚父呂尚也來湊熱鬧，他最喜歡吹牛皮，現在他老了，牛皮吹不動了，還將牛皮送給了西伯姬發，他沒處吹噓，見這兩個傻鳥蹲坐在地，他也想來顯顯能耐。

尚父呂尚仔仔細細地端詳著地上的橫文，他說：「這是——革，象曰，龍戰於野，其道窮也。」

這下子可好了，地上橫七豎八的文路這樣多，把殷地朝歌的史官向擊看得頭昏眼花，可是這西歧的尚父呂尚和三忠之首的散宜生說的有眉有目？他怎麼看都看不出端倪，這怎麼可好？遠處有夜梟嗚嗚嗚啼，月光下，一行人都矗立在垆野野地上，怪森人的！

尚父呂尚又說了：「上六，鳴謙利用，行師爭邑國。」尚父呂尚用眼睛看著西伯姬發，他還愣在大車上，拿眼睛望向鹿台方向。

這裡他來過，那是戊辰歲，二十九年釋西伯，他沒有去接父親西伯姬昌，他是去接妲己。當時他也是連夜跑路，直奔向南單之台，鹿台，可是，妲己和紂王在鹿台上吟唱，夫妻倆快樂的不得了！

尚父呂尚大聲的對西伯姬發說：「象曰：謙志未得也，可用行師征邑國也。」

西伯姬發長長的嘆了口氣！他叫大都家上車了，由他引路前往鹿台，殷地朝歌的南單之台。眾人都怕這野地寥落和孤冷，春寒料峭，雖然都是大男人，可是大車上有周公姬旦，已經受不了了夜露寒重，他裹著大裘，絲毫不能抵擋春日夜晚的寒風夜露，他可不想病倒了！

回祿一路照顧他，只希望快找到遮風避寒的居室，他能生起一把火，來讓這個他視為恩人的周公姬旦溫暖起來。

南單之台，鹿台，這是一座殷地朝歌的男人所建立起來的高台，尚父呂尚娓娓道來殷地朝歌鹿台建造完成的那日，落成大典他之所見所聞。

鹿台的落成大典由一個即將百歲的老人人口裡說來，都成了傳奇了。只有殷地朝歌的大夫膠鬲不以為然，他當時就是和尚父呂尚一起參加南單之台的落成大典，那是戊申小滿，當時大夫膠鬲正當盛年，現在的大夫膠鬲已經七十八歲了，但是他還是一樣聽從西歧周部落西伯的命令，西歧周部落每一個姬姓之人都能命令他，因為大夫膠鬲起於魚鹽，來自西歧苦地，他一生都想要獲得自由，可是他從來都不自由，他的內心迫於恐懼和憂畏，生怕被召回西歧苦地服役，他一生都受制於人，完全的不自由。

眾人在鹿台下石匠人的居室停歇，回祿升起一盆火，他最善於黑夜放火，終於暖和了，姬奭想要上鹿台，他很希奇殷地朝歌的紂王能在鹿台上召喚天雷，周公姬旦畏寒怕風無力爬上鹿台，他和尚父呂尚一起留下來，其他人都上去了鹿台。

都安靜了，天地間的大寧靜，鹿台高百九十仞，高台上一片平坦，角邊無欄飾，卻有一座摘星樓，座西向東。

西伯姬發在摘星樓裡數星星，那四壁的寶石閃亮，就著月色發出各種顏色光亮，色色都晶瑩剔透，紂王這樣寵愛姬己，不知道他是從何處得來這些寶石？

散宜生和殷地朝歌史官向摯一起欣賞鑲滿一屋子牆壁上的寶石，殷地朝歌史官向摯向散宜生介紹各種寶石的名稱。黃而微帶紅者是貓精，紅而微帶黑者為虎魄，虎魄在陽光下一見全黑，月下看則艷紅無比，異常美麗，殷地朝歌商人稱虎魄為璧。另外還有純黃色的木難；純紅色的

喇子；還有青、綠色的寶石種類，瑟瑟、玊姆綠、鴉鶻、石空青；玫瑰石……。

散宜生想，這般地朝歌的紂王也未免太富有了吧，將這些價值不斐的物件就這樣毫無保留的放在這裡，任人觀看？

姬度最有趣，他隨手摘下漂亮的寶石觀眼觀看，又隨手放回去，他喜歡這些漂亮的物件，但是，這個他不能拿走，他喜歡紂王這樣大方，將這些漂亮的物件展示給人民來看。

姬奭不耐煩看這些女娘氣的物件，他喜歡紂王召喚天雷之舉，但是，紂王用什麼方法召喚天雷呢？他試著用力呼喊，姬奭嗓門其大無比，他站在鹿台中央一嗓子喊了出來，聲音卻飄向天空，無聲無息，完全無用！

姬鮮卻被喊醒了，他睡著了，他一直都睡著。重上鹿台，他想起鹿台上的芊芊，那是殷地朝歌的九天玄女冰——青娘娘。他的冰種白翡翠呢？紂王曾經送他一枚很大的冰種翡翠，姬鮮摸著胸口，那枚冰種翡翠不見了！他跑進摘星樓四下找看，不看猶可，一見到滿室寶石，他又瘋了，他一枚一枚的找，看到相似的他就摘下來，一見不是，隨手就扔，完全不理會了！號村的男人們和西伯姬發的從人跟在姬鮮後頭，你丟我撿，通通囊括而去。

大夫膠鬲難堪至極，他好像做錯了，開門揖盜！他帶來的這些人都是小偷，偷了摘星樓的寶石，他該怎麼辦？

回祿並不喜歡那些寶石，他喜歡整座的摘星樓，都是精巧的木造結構，這麼漂亮的文木大柱，燒起來一定很香，這麼美麗的藻井、斗拱，如果發起火來，火焰升騰如美女舞動該有多美啊……！

鹿台下，石匠人的居室裡剩下尚父呂尚和周公姬旦，這一老一小，早就結下不解之緣了，尚父呂尚很早就想結交周公姬旦，但是周公姬旦卻無意與他深交，這兩人都心機深沉能忍的人物。現在，兩人隔著火堆面對面對坐，空氣中糾纏浮盪著兩人無言的心事，這兩個人都是忍人，一時間誰也不想先開口說話。

尚父呂尚將雙手抱在袖子裡，輕輕地搗弄藏在袖子裡物件，他隨身攜帶他的筮，幾枚竹片和一枚小小的烏龜殼。周公姬旦閉著雙眼裝沒聽見，他不為所動，誰叫尚父呂尚的「願者上鈎」之說傳遍四方呢！他可不是上代的西伯姬昌，故意跑去上當。

呂尚見機不售，直接拿出袖子裡的物件，真的搖起他的烏龜殼了，他將竹片都放進烏龜殼裡搖，很快的就有一隻竹片脫穎而出，他捻起那枚竹片，又繼續搖動烏龜殼，就這樣，一次又一次的搖動，嘩啦啦的有聲音，逼得周公姬旦睜開雙眼。

周公姬旦希奇地發現那烏龜殼每次一搖動，就有一枚竹片升起，高出眾竹片之上，尚父呂尚像變魔術一樣，一枚一枚的捻起，排列整齊地放在火堆旁。

周公姬旦還驚奇的發現，那些排列整齊的竹片上都有一畫，有些是一，有些是二，這太好笑了，這些圖形，不就是上代西伯姬昌的《程典》嗎？

周公姬旦以前很不耐煩這些圖形，但是西伯姬昌喜歡，還曾經巴巴地跑去殷地朝歌進貢，找紂王比試高下，回來後只得了一個結論，他說——紂王無道。

庚辰秋，西伯姬昌薨了，這些圖形在西岐周部落只剩下南官括喜歡，南官括是個瘋子，那時在程邑山壁和水邊溼地雕鑿或用竹枝畫著這些圖文，南官括曾經被上代西伯姬昌命為三忠之

一，雖然瘋了，但是周公姬旦還是會分送糧食養著他，不使他凍餓。

呂尚好整以暇，慢吞吞的將六枚竹片擺好，又將烏龜殼和其他的竹片收回袖子裡，他端然坐穩，整理好儀容，然後指著地上的竹片，對著周公姬旦又像看著虛空一樣，他緩緩的說：

「賁亨小利有攸往，¹彖曰，賁亨柔來而文剛，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，小利，有攸往，天文也，文明以正人文。」

周公姬旦聽懂了，這個尚父呂尚也不是草包啊！他也知道柔能克剛，況且他是一語擊中周公姬旦的心事，未來，周族羌人如果入主殷地朝歌，凡百事、百物，是沒有他周公姬旦的份，人人都是強龍，他只是小草繩一條，由著人拿捏，他完全的沒有能力抵抗。尚父呂尚是在明示他——文明以正人文。

善用這些由一畫一畫變化出來的圖形，將它複雜化，每一畫都有說明，每一個圖形組合也都來說明一下，這不是人人能懂，標準都是他訂定的，這樣一來，他就有機會在殷地朝歌當家做主了。再不濟，他周公姬旦還能名留千古呢！

周公姬旦無言的向尚父呂尚作揖，他連沒起身，只端坐著，雙手抱拳作揖，這是商人的禮節。

尚父呂尚彷彿還是對著虛空說話，他說：「觀乎天文以察時變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」尚父呂尚出言至此，戛然而止，不再言說了。

他閉上雙眼，這個周公姬旦已經上鉤了！

1 彖：讀音ㄅㄨˋㄓㄨˋ。